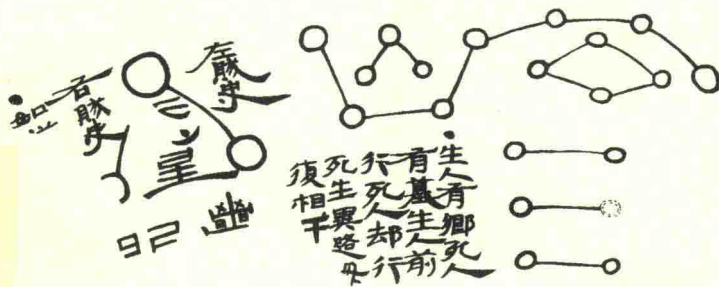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 北斗信仰研究

朱磊 著

考古新视野丛书



考古新视野丛书

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

◎ 朱磊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 / 朱磊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8

(考古新视野丛书)

ISBN 978 - 7 - 5010 - 5594 - 4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信仰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1626 号

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

著 者: 朱 磊

责任编辑: 陈 峰

责任印制: 陈 杰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6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5594 - 4

定 价: 78.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本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项目编号 13YJC730010)成果。图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元明清道教与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编号 13&ZD078)的资助。

地斗考（代序）

北斗高悬夜空之上，世享人类膜拜，可谓神奇之至。记得儿时夏夜屋顶纳凉，听神话传说，望璀璨星空，寻牛郎织女、扁担星、北斗星……长者会瞬间捉住那指点北斗的小手，诫为大不敬，呵曰手指头会烂掉……北斗的神威，在幼小的心灵中瞬间生根。

事实上，北斗信仰远远超出一般知识经验，而充斥于传统文化。北斗虽只一个，但汉人相信北斗之神有雌雄，如《淮南子》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云云。北斗之雌雄，犹人之魂魄乎！这种将北斗分别雌雄阴阳的信仰，汉后文献鲜有传递，但在一些考古资料中有所显现。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晋墓出土的一幅纸画上，高冠人物上方左右绘有两个北斗；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墓内顶部亦画两个北斗；后世道门更有步阴斗与步阳斗之术。

类似的北斗“分身”法，亦见于汉晋道教的“地斗”信仰。

初期道教鬼神谱系中有“鬼官北斗君”，此鬼官之名实为“地斗”，称“鬼官地斗君”，为天上七辰北斗派出“以司生杀”的考官，并隶属于北极摄命之府。汉晋道门传之甚秘，后因信仰结构变迁而被遗忘、消失，致使后世不得其旨，难免误解。兹就

“地斗”问题略为考解以正其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六朝道教研究”课题共同研究班的成果《〈真诰〉研究（译注篇）》，对卷十五“阐幽微第一”论罗酆山六天宫之第四天宫的文本校订整理为：

祸福吉凶，续命罪害，由恬昭第四天宫，鬼官〔地〕（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别有北斗君，以司生杀尔。……”

这段文本，订正了《真诰》的一处错简；但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的“鬼官地斗君”一句，据宫内厅藏《正统道藏》本，“地斗”被判为讹误，校改为“鬼官北斗君”。因其有明确的版本依据，且改订之后文从字顺，中国同行亦予认同。

此前，明俞安期、文渊阁《四库全书》、清张海鹏的校订本，“地斗”均被改作“北斗”。

然而历史上本有“地斗”概念，与北斗信仰并行不悖，出土的墓葬数据堪为其证；初期道教乃以北斗、“地斗”标别天上、地下相对之仙、鬼两界。

后世道书中亦偶尔可见“地斗”概念，如《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卷三十七“七星除妖品”云：北极帝君“说经三遍，西方无极无量品地斗七星除妖大神，无鞅之众，浮空而至”。《金锁流珠引》卷四“五等礼师引诀”曰：“金篆、玉篆引法，皆解脱大道，内心印诀，蹶履天地斗，服星，回天转地，纲纪天关，此是正真之道。”《道法会元》卷四十三“清微保生文检”有上奏“中天大圣地斗九皇解厄星君”之章。不过，在这些后世道书中，“地斗”的内涵显然已经非同昔比，不足与论。

考“地斗”之原本含义，实为“鬼官之北斗”。略为疏证之。

按诸上文，“鬼官地斗君”所治的“恬昭第四天宫”，乃坐落在北方癸地的罗酆山中。可能属南朝顾欢《道迹经》残卷之《道

迹灵仙记》“六宫名第一”云：

人初死，皆先诣绹绝阴天官中受事……祸福、吉凶、宿命、罪害，由恬照第四天官，鬼官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天上之北斗也，鬼官别有北斗君以司生杀耳……

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耳，此鬼一官又隶九星之精，上属北辰玉君。

可见“鬼官之北斗”是在地下，隶天上北斗九星之精，同时上属北极星君。对此，《真诰》卷十三“稽神枢第三”之表述为：

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隶九星之精，上属北辰玉君府耳，未必尽径来也，别更一二，密可示尔同气，令知斗处幽间之泰也，道业可不勸哉。

陶弘景注：

天上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职，以精象相应，统领既关琬玕，是以仰隶太上之曹也。

按此段文字，鬼官之北斗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下属的考官；两者在各自天地之中乃“以精象相应”。所谓“斗处幽间”，即斗在阴间，可见鬼官北斗之职司是在阴间。在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整理的道教仙鬼谱系中，“鬼官北斗君周武王”排在第七级左位第十七神之位。

烦琐地引证以上内容是为了说明，“地斗”之说在早期道教知识体系中，可以找到合理的信仰逻辑依据，而并非错讹之辞。虽然从紧接其下的文句看，“北斗”之说似乎合理，然而“地”与“北”在字形和字音上皆相距甚远，如此由字形、字音而致文本发生错讹的可能当可排除，而“地斗”之说从文句和当时之道

教知识体系上，又能圆通，则此中的最大可能即是：该句中，“地斗”与“北斗”基本语义一致，完全能够替代互换；“地斗”的外延小于“北斗”，它是作为天上“北斗”体系之派出机构而存在。所以，“北斗”固然文从字顺，“地斗”之指向则更清晰、明确；它们之间的这层关系，相信在拥有特定知识背景的当时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故陶弘景在《真诰》卷十三“稽神枢第三”的“非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别有北斗君，以司生杀尔”句下，注云：“按孙皓败将张悌军人柳荣病死，已三日，且忽起大呼云：‘至北斗门下，见人缚悌来。’因是惊误（寤）。尔日晚，悌战死。如此即应是第四宫也。今第五第六宫不显所主者，恐是考责之府也。”陶注实指此“北斗”为幽间“鬼官地斗君”。

除了上述《真诰》文本所见，出土数据亦可证汉晋时期确有“地斗”信仰。

陕西长安县三里村出土的一件建和元年（147）朱书陶瓶所绘北斗的斗杓内书“北斗君”三字，应指地下北斗君。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墓出土的木简，顶部画北斗，斗杓内写“北斗君”；斗杓下方画五字符文，则应识读为“天帝煞鬼简”；其中，“天”字为左右结构的四重“复文”符，“帝”字减笔，“煞”字减父旁。墓中还出土有“天帝使者”封泥，可证五字符文之确然。

山东滕州出土的三角形汉画像石，很可能是叠涩式穹顶墓室顶部四隅的垫石之一，画面朝下。画面上刻北斗，顶部出现一大鱼，表示此处为水府（九泉之下）即冥界；斗杓内刻刀、斧，象征生杀之威权。此北斗应即地下之北斗——地斗。斗柄上站立的人物，是否即《真诰》卷十五“阐幽微第一”所说“武王发今为鬼官北斗君”，待考。

嘉祥武氏祠画像石，后壁上刻画一个巨大的北斗，乘斗的大人物佩大冠，冠式与上述滕州三角形画像石上乘斗人物相似，应同属“地斗君”。这部分画面描绘的应是“地斗君”出巡、人头

落地的情景。

更明确的证据，来自比《真诰》早约 70 年的一座晋墓。1987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东郊清理五座晋墓，发现其中一墓顶部的北壁及甬道口上部墙壁 0.7 米范围内，画有北斗七星图，并有隶书题记：“元康四年。地下（之）北斗。”按“元康四年”为西晋惠帝司马衷之年号，当公元 294 年。

在北斗图旁书写题记“地下（之）北斗”，意在特别强调其在地下，以别于常识中的天上北斗。这说明，地下世界也有“天”的结构（姑称之“冥天”），其中心即是“地斗”——地下之北斗，亦甚符合时人斗居天空之正的知识体系与宗教想象。

发现于汉晋墓葬之中的北斗图像尚有更多，主要见于棺盖或墓室壁画；非独汉地，远在新疆亦有之。按照同样的思路，汉墓画像中屡见的星图（南阳墓葬星图最多最典型），亦当地下（冥界）之宇宙时空的图像显示。虽然见诸墓葬的相关星图由于宗教想象的加入，不一定完全符合世俗的天学知识体系，却相当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挪用。这与“地下北斗”的出现再次为证，应该成为我们判断、认识此类出土数据的重要维度。

要之，天上地下皆有“北斗”，乃汉晋宗教宇宙观之表现。“地斗”说堪与汉晋时期的知识、信仰背景有效契合，乃道教仙—鬼体系之映衬，“地斗”之成立，当无疑义；且晋墓出土数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由是可知，古人说北斗司生杀，乃统而言之；具体地说，应是天上、地下各有北斗，各司其职。天上北斗即陶弘景注文所谓“道家七辰北斗”，即存思北斗覆人头上，可保护生人，不畏刀兵之灾；地下北斗则主杀。《搜神记》卷三：

管辂至平原，见颜超貌主夭亡。颜父乃求辂延命。辂曰：“子归，觅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卯日，刈麦地南大桑

树下，有二人围棋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尽为度。若问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棋。颜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贪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叱曰：“何故在此？”颜唯拜之。南边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可见“主死”实乃北斗之阴性角色——地下北斗即“地斗君”之职司。且桑本身属阴，俗以桑为不吉，故传统庭院景观有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之忌。

较之一般文献，古道经传承中可能更多地受到了信仰结构变迁的支配。当早期某些信仰内容被“清整”、淘汰后，许多道书不传或暗传，遂致后代道士不解先辈信仰。要言之，道经校订实非小事，须经多方证明才能决定某些可疑文本的处理问题；在此过程中更早时期的传本当更受重视，而不应轻易改动某些疑感点，这一点对校注者来说尤其重要。

以上就古代北斗信仰问题，略书偶获。

戊子年中，朱磊考入山东大学“道教与考古研究”方向攻读博士学位，不久乃定北斗信仰为其选题。研学互动中，老师和同学们不仅偶有机会从这个小学究的魔术中体会苦读中深藏的一分愉悦，也从他的勤恳专注中看到了时而闪现的思维“独角”。这份愉悦和这点闪现，内在是分不开的。没有那分天赋将何以遁入古史而找到自己的路？不得此路又焉得往返古今之间、体味其中

之乐？诚然，此乐得之非易。身被“青教”之名，上承教学科研重任，下尽家庭孝慈之义，固已苦极；然而就吾所知，毕业至今朱磊用心书稿之完善，搜求探索，未有辍耕。对于一位青年学者而言，是虽平生首梓，却乃心血之作。其研究依“从宗教研究认知古史”之方法，严守学术规范，检讨古来文献及考古所见北斗信仰，其成果对于合理解释传统文化中的北斗，实有辟径开先之功。闻其付梓之喜，乃搜小稿，复赘数言，与诸君共焉。



丁酉岁末记于成都

目 录

绪 论	1
一 记载北斗信仰的有关文献	3
二 考古发现的有关北斗遗存	7
三 北斗信仰研究综述	14
四 本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	20
上篇 北斗信仰的历史	24
一 史前的北斗信仰	25
二 殷周的北斗信仰	47
三 秦汉的北斗信仰	58
四 魏晋南北朝的北斗信仰	108
五 隋唐宋明的北斗信仰	139
六 清代以降的北斗信仰	168
下篇 北斗信仰的专题研究	173
一 北斗信仰产生的原因	173
二 何谓“璇玑”	179
三 墓顶天象图意义探讨	186

四 北斗、至上神与王权	191
五 北斗、鬼宿与厌胜	204
六 道教的北斗信仰	222
结 语	251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88

绪 论

星辰信仰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原始自然信仰之一。18世纪德国的著名学者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事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在人类诞生之初，人们就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星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了有目的的天文观测。通过天文观测，“人们获得了对自然界和对人类生活、生产方面的有用知识，并进一步总结出一些天体视运行的规律，并将之与其他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考察自然界更为广泛的、带普遍意义的规则”^①。

在满天的繁星中，中国古人最为尊崇北斗。在现代天文学中，北斗七星是属大熊座的一部分恒星。七颗亮星在北部天空排列成斗（或勺）形。由于较易被观星者辨认，常被当作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重要标志。上古时期，中国古代先民就已经十分重视北斗七星，并且能够通过观测斗杓指向来定节候。先秦古籍《鹖冠子》记载：“斗杓东指，天下皆春；斗杓南指，天下皆夏；斗杓西指，天下皆秋；斗杓北指，天下皆冬。”按汉

① 卢央：《易学与天文学》，中国书店，2003年，自序第1页。

纬《春秋运斗枢》的说法，北斗七星各自拥有固定的星名：“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玠，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为斗”^①。此外，中国古代亦有北斗九星之说，即在北斗七星之外加上辅星和弼星二颗暗星。有关北斗更为详细的天文数据，请参看表 1。

表 1 北斗星名对照表^②

星名		赤经 α		赤纬 δ		星座
中名	西名	(2000.0) h m s	百年差 m s	(2000.0) ° ' "	百年差 ' "	(V)
北斗一天枢	50 α UMa	11 03 43.6	+6 10	+61 45 03	-32	1.79
北斗二天璇	48 β UMa	11 01 50.4	+6 02	+56 22 56	-32	2.37
北斗三天玠	64 γ UMa	11 53 49.7	+5 15	+53 41 41	-33	2.44
北斗四天权	69 δ UMa	12 15 25.5	+4 57	+57 01 57	-33	3.31
北斗五玉衡	77 ϵ UMa	12 54 01.7	+4 24	+55 57 35	-33	1.77
北斗六开阳	79 ζ UMa	12 23 55.5	+4 02	+54 55 31	-31	2.27
[附] 辅	80 UMa	13 25 13.4	+4 00	+54 59 17	-31	4.01
北斗七摇光	85 η UMa	13 47 32.3	+3 56	+49 18 48	-30	1.86

说明：▲北斗七星的编号始于晚明。

▲辅星属北斗的附座，但实则专附于开阳；据清代星表，辅星的对照星为 81UMa，是依据传承星图所给的一个错误位置，本表已改正。

▲西名 UMa，为大熊座拉丁名缩写。

▲星等 (V) 为视星等。

① [日]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13 页。

② 采自伊世同：《北斗祭——对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贝塑天文图的再思考》，《中原文物》1996 年第 2 期，第 23 页。

一 记载北斗信仰的有关文献

在历代文献中都能够看到古人对于北斗信仰的记载。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还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根据甲骨文的资料显示,中国人祭祀北斗的风俗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先秦的诸多文献如《楚辞》中的《九歌》、《远游》、《招魂》等篇,以及《鹖冠子》、《山海经》、《尚书》、《诗经》、《国语》、《夏小正》、《竹书纪年》、《世本》、《左传》、《论语》、《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周礼》、《礼记》、《周易》、《易传》、《吕氏春秋》等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涉及北斗信仰的文字记载。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北斗信仰进一步成熟。在文献中也大量出现描述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有关北斗信仰的记载。汉人将北斗视为“太一”天帝之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此时期大量文献如《淮南子》、《史记》及东汉的纬书中对秦汉时期的北斗信仰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据《史记·封禅书》载,秦时已建有专门的南北斗庙,进行祭祀:“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百有余庙”^①。西汉以降,不管是国家祭祀还是宗教祭祀逐渐增多。庙祭大盛时,北斗与“黄灵”、“后土”受到同样的尊崇^②。即使在各种杂祀大为缩减、禁止时,对星辰的祭祀仍然被保留下来,足见其重要程度^③。可以说,北斗在汉代一直都是立庙祭祀的对象。王莽尤其迷信北斗,

①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1、1375页。

② 《汉书·郊祀志下》:“中央帝黄灵后土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兆。”

③ 《汉书·郊祀志下》:“本雍旧祀二百三所,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也。”

认为只要效法北斗便可得天命，合天道，平定内乱，稳固政权。甚至在性命攸关的生死关头，依然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的座席与北斗斗杓的方向相同，便能够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也正是在王莽时期，开始产生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的纬书^①。其中《春秋感精符》、《春秋合诚图》、《春秋潜潭巴》、《春秋说题辞》、《春秋纬》、《春秋文耀钩》、《春秋元命包》、《春秋运斗枢》、《春秋佐助期》、《河图》、《河图宝录》、《河图帝览嬉》、《河图始开图》、《尚书大传》、《尚书帝命验》、《尚书说》、《尚书正义》、《尚书中候》、《诗含神雾》、《礼纬》、《礼斗威仪》、《孝经雌雄图三光占》、《孝经钩命决》、《孝经纬》、《孝经援神契》、《易坤灵图》、《易纬通卦验》、《鸿范五行传》等多篇纬书中存在对北斗神奇能力的大加附会，并将之与人皇之祖的黄帝联系起来，视黄帝为北斗之精。此外，北斗主杀的观念在东汉开始萌芽，拜斗求长生已然成风，是为魏晋之时北斗注死信仰之滥觞。根据这些文献的记载，似乎在汉人的宗教意识中，北斗兼具主寿、司杀、王权、厌胜、辟兵、星占等多重宗教职能。在星占学上，北斗的作用极其重要，与人间君王相互感应。中国历朝历代，几乎均设有专人负责记录天象，并通过天象判断成败得失、吉凶祸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原始道教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伴随着信仰传统的巨大改变，道教不但继承并发展了秦汉以来北斗信仰所承载的种种宗教意义，而且配合崇道、修道的宗教需要，逐渐开始转型，在道教修炼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随着道教神仙谱系的建立和完善，北斗的形象出现神君化的演变，甚至衍生出鬼官北斗的新观念以及“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北斗司命神信仰。

^① 相关研究参见贾立霞著《谶书和纬书的产生》，《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第79页。